



边看边聊

# 夜光杯

我有一个小癖好或者说是小习性:洗那些有根儿的菜的时候,会用盆存住洗菜水。有根儿的菜——这话乍一听似乎有毛病,哪种菜没有根儿呢,是吧?但仔细一琢磨你就会知道,有的菜你买的时候是不见根儿的,只有蒂,黄瓜、苦瓜、丝瓜都是如此,豆角、西红柿、茄子也都是。而像是菠菜、香菜、白菜、萝卜这些,都是有根儿的,这些菜根儿是在亲密地贴着土长出来的。

自己也有些纳闷,要说土,哪儿没有土呢?小区的花园草坪里,土多得是。胡乱用花铲子挖几下,不比从菜根儿洗下来多?可对那些土,我从不曾动过心。

就有了温度,有了情感,有了秘密,有了因此混合产生的各种意味。所以,怎么能不喜欢和珍爱这一点儿土呢?所以,怎么能等同于花园草坪里土呢?那些土,空空荡荡。

当年读高中时,身边常有青春萌动的少年,善于愁肠百转,也喜欢拽文。稍有别离,便害相思,才有相思,便要吐露相思。我有时会接代写“情书”的活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小纸条上最为惯常的表达。现在想来,其实那时并不清晰语句的出处以及准确“三秋”之意。

九月也。”三秋指九个月,孔老师的注疏至此是准确的,只是随后又陷入对周桓王听信谗言的担忧,流于惧讷说,有些牵强附会了。不过,在李白《江夏行》中,三秋泛指三年,与今天的意义已经趋同了。这首闺怨诗中的女子嫁给商人,但商人重利轻别离,明明说好一年后就回来,谁知道一别就是三年(“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句中将来一载与三秋对比,然后抱怨“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邓丽君在经典情歌《你怎么说》里唱道:“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是《江夏行》的现代翻版。

## 一点儿小习性

乔叶

因为这些菜根儿不用流水呢?就是因为这些菜根儿多多少少带着点儿土,洗第一茬的时候泥水最多。我会用一个深盆,菜根儿上的泥被水流冲刷着,进到盆里就成了或浓或淡的土黄色。头茬洗过,我便把盆放到一边,再去洗第二遍,第二遍基本就没有了泥土,那就随它流去。

如此在菜根儿上的这点土,到底是为什么呢?闲极无聊的时候,我就寻思这个问题。想来想去,方才想明白了些:人种下了菜,养育,收获,运送,再到超市被理货员码上货架……这一点儿土,不知走过了多少地方,不知行了多少道路,我才能有缘相逢。所以,和花园草坪里的土相比,在我的想象里,这些菜根儿上的土,往小里说,是有故事感的土,往大里说,是有历史感的土。

当然,也可能是我想太多了,职业病。可写作的意思,不就在于常常能多出这么一点点的意思吗?我不介意得这种病,自从得上的那一天就没想着这病能好。土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对我而言,写作这事也是这样啊。这一点儿小癖好或者说小习性,从来就羞于出口,也不觉得有必要去对谁说。最合适的方式,也许只有放在这里,放在面前这沉默的虚拟的纸上,致某些不知名的远方的人们,不知怎的,我一直相信应该有人能和我会意,也沉默地喜欢和珍爱着这一点儿土。

## 三秋考

鲁北明月

多年后方知“一日三秋”的成语脱胎于《诗经·王风·采葛》篇中的第二章:“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原诗三章九句36字,每章仅有两句不同,分别是葛、萧、艾,对应的是月、秋、岁。经典的重章叠句,反复咏唱,韵律、意境、含蕴之美连同日与时间的艺术夸张,营造出秋风吹来草木凋零、万物萧瑟的意境,相思情,感伤意,今日读来,依旧跃然纸上。

由此,三秋代表九个月的说法并不十分流行,更多是泛指秋天或者秋季的第三个月。当然,把秋季分成孟秋、仲秋和季秋后,专指最后一个月的季秋也未尝不可。譬如柳永,“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望海潮·东南形胜》)”譬如文天祥,“半夜鱼龙沸,三秋河汉明(《山中泛舟舟客》)”譬如王勃,“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滕王阁序》)”。

## 亲近土地

郦亮

周末,我们一家人相约去崇明一个露营地玩,一上午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嬉戏,早早家的阿姨却不见了踪影,临到吃午饭时,她才拎着满满一袋子菜出现,欣喜地告诉我们在哪里发现了野生的荠菜。这一片绿油油的草地竟然夹杂着野菜,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我们在这里奔跑玩闹,这荠菜被无数只脚踩过,但是早早家的阿姨却把它们一点一点采摘出来,准备着晚上餐桌上的美味。她匀了好多荠菜给我们。

我的10平方米小客厅,两边两把高背椅,让正当中的书房桌堂而皇之替代了饭桌,尽管有点老旧,但桌面台脚等未有硬伤的部位,漆面依旧、色彩依旧、光滑依旧。陋室不局促,反而像古时大户人家的堂前屋。这张书房桌,母亲说是她奶奶的嫁妆。睹物思人,我放入客厅,感恩父母养育之恩,可能这就是恋物寄情的使然。

如,这张书房桌呈正方形,便于展开书画长卷。写字台是长方形居多,挥笔书法、泼墨作画相对会受台面的限制;又比如,书房桌构造简洁,比如正面一排只有两只抽屉,现在一只摆放纸笔的文具让原功用还保留着,另一只抽屉则当医药箱之用,随手拿来十分方便。书房桌的用材是中国传统物料的榉木,木质坚硬沉重,硬度强而承重性大,因盛产于苏、浙一带而被当地广泛做家具使用。书房桌的台面呈现榉木特有的大花纹,如同山峦重叠而美观。台桌采用榉卯结构连接组合,桌腿用材有超出

至于诗意,从《毛诗序》到朱熹的《诗集传》,再到清人吴懋潜的《毛诗复古录》,众说纷纭,各有其解,大致有惧讷说、淫奔说和怀友说以及戍卒思妇说等等,直观的感觉是这些训诂学家们想多了,过度解读影响了这首唯美情歌的真实表达:我(作者)只想表达男女间的相思之美,不行吗?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深合我意:采集皆女子事,此所怀者女,则怀之者男(《风诗类钞》)。古代男性多从事渔猎耕作,而女性则多从事编织采摘,这是个简洁的逻辑判断,表达原始的男女相思:那个采葛(萧、艾)的女子啊,一天不在我的身边,就像已经过了三月(秋、年)一样。在仿佛喃喃自语中,物理和心理的时空开始跳跃,两情相悦、执手相看的画面开始交融,至情至美至善,也符合孔夫子“诗三百,思无邪”的价值判断。或许,这正是先秦古句历时千载至今鲜活犹在的原因吧。

在最早的甲骨文中,秋字的字形为上面是一个蟋蟀(蝗虫)的形象,下面则是火,反映刀耕火种时代古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到小篆时期,秋字中“禾”与“火”的组合基本确定,谷物成熟、收获也成为秋字的引申义,似乎也意味着原始农业从生荒耕作制向熟荒耕作制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三秋又有了秋收、秋种和秋耕的说法,这应该是华夏民族几千年农耕文明独有的美学表达在文字中的体现了。

回到家,我择洗干净后不放调料,只那么清炒一番,让我们一家人都陶醉了。这无疑近几个月来我们吃到的最美味的东西。阿姨自然是亲近土地的人,才能洞察野菜的恣意生长,才会俯下身去,一上午都对那些植物倾注深情。我们上一次亲近土地是什么时候?那大概还是我少年时,有一次我在公园里看到其他一群小孩在沟渠边捉螃蟹,这自然是不错错过的。小螃蟹极灵活,在泥洞里钻进钻出,要捉住它们必须讲究策略。不一会儿我便热得够呛,用毛衣袖子直擦脸上的汗。不料,螃蟹没捉到几只,脸上却起了疹子,奇痒无比,我和父母都吓坏了,颇为狼狈地赶往医院就诊。那疹子的痒我早已忘却了,只记得为了捉住螃蟹,我的手在烂泥里掏来掏去。那是初春时节,泥巴裹在手上还很凉,但我已全然不顾了。这当然是亲近土地了,我甚至为此还付出了一些代价。但也许因此,我至今对那次疯狂地捉螃蟹记忆犹新,也觉得亲近土地竟是如此美妙。“今天我不想去把琴练,也不想把那画笔拿,我只想痛痛快快地玩泥巴。我捏的小狗汪汪叫,我捏的小猫摇摇尾,我捏的小鸟飞呀飞,我捏的小人乐哈哈。”儿歌《玩泥巴》其实讲的就是人与泥土的关系。这根本不需要训导和教化,人与土地的那份亲密感本就是天生的。小时候蹒跚学步,即便跌个“狗啃泥”,现在也都成为美好的回忆。

书桌,顾名思义是书房之家具,类似如今的写字台。功能上尽管都可以读书、写字、铺纸画以及放置文房用品的平台,但形状上略有不同。比如,这张书房桌呈正方形,便于展开书画长卷。写字台是长方形居多,挥笔书法、泼墨作画相对会受台面的限制;又比如,书房桌构造简洁,比如正面一排只有两只抽屉,现在一只摆放纸笔的文具让原功用还保留着,另一只抽屉则当医药箱之用,随手拿来十分方便。书房桌的用材是中国传统物料的榉木,木质坚硬沉重,硬度强而承重性大,因盛产于苏、浙一带而被当地广泛做家具使用。书房桌的台面呈现榉木特有的大花纹,如同山峦重叠而美观。台桌采用榉卯结构连接组合,桌腿用材有超出

桌面支撑重量的设计,所以书房桌常常可以承载我,在房间天花板上装个电扇或维修个电灯时用,站立在台面上稳定、结实而安全。我的书房桌古朴、稳重而扎实,还有一段令人感悟的故事。当年拉回家的书房桌,榉卯处已有缝隙,台面也有点摇晃。文友陈军叫来她专门翻新家具的朋友,把书房桌抬走。半月余我去了那家工坊,修缮后的书房桌果然结实、稳重了许多,但原先希望上一遍漆水的翻新却没有做。接待的工友说,你这书房桌有了天然木质的浸润、自然摸抚的包浆,老家具不上漆水更好。我想,也许是成本的问题。几天后我突然在上海教育电视台附近看到有翻新老家具的工坊,那个老者看了我出示的照片后说,老家具硬伤处有点脱落,但天然形成的包浆有自然美感。告诉你,现在的油漆材料和工艺可以淹没脱落的“伤疤”,但再也看不到天然的纹理和现在的色泽。千万不要上漆,现在用打蜡保养的方法很好。放着上门送钱的机会不赚你一票?商家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从书橱里找出《中国古家具宝典》一书,其中一章有这样的描述:中国传统家具所用的水性漆,

回到三秋,今人的理解大致是三年的意思,但《采葛》篇中因表达相思渐进的需要,使用三月、三秋和三岁的逐层递进,从这个角度看,三秋的时间跨度应在三个月与三年之间。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注疏曰:“年有四时,时皆三月。三秋谓

前几日返乡。从上海回山东,从杭州湾畔到淮水岸边,从亚热带到北温带,一路高铁,风驰电掣。看大江南北秋风乍起,看绿叶开始斑斓,看稻谷正在成熟,看麦颊初上秋色……不由得合上手上的书,专看窗外。窗外有人间好个秋。

## 榉木书房桌

陈雨沪



## 滴水湖畔

(设色纸本)

沈舜安

每年的国庆之夜,是火树银花的绚丽景象,是星光闪烁的银色世界,是游人如织的梦幻风情。每当这个时候,漫步在申城的大街小巷,我时刻感受到浓郁的节日气氛,很快跌落进撩人的无尽灯海,去充分体验夜上海的迷人风韵。外滩,流光溢彩的不夜天,把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一幢幢大楼装扮得分外妖娆。在它们的正前方,一条江面平静或波浪翻滚的黄浦江,恰似一条洒满万千碎银、泛着点点银光的长长绸带,把两岸风情万种的欧陆建筑和现代化的建筑风貌尽情展现。小陆家嘴,灯海中的一些彩色图案悄然印在了超高层建筑上,正在与星星相依同乐,与月亮相映生辉,形成了一幅极其美妙的时代画卷。那高楼,或白得如雪,或蓝得如海,或绚烂得使人陶醉。而楼宇外观或挺拔,傲视天空;

或壮观,美轮美奂;或深沉,富于诗意;或简洁,玲珑剔透;恍若梦境一般,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视觉感染力和如痴如醉的艺术享受。我在一片灯海中步入了地铁站,舒适宽敞的大厅一尘不染,亮如白昼。各式温馨的灯海图案,绵延

幕下的申城,在国庆期间更显独特的风采。漂亮的住宅楼一幢连着一幢,每一个窗户的灯光溢出,串联起整片迷人的灯海。漫步在绵延不尽的灯海里,我看到的魔都分明是一座漂亮的花园大城市,一个在花园大城市里行更易、居更佳的住宅群落。那建筑的设计风格不仅荟萃了当今国内外的最新潮流,而且还综合考虑了居住和使用的各种人性化功能,小区的环境也得到了很大改观。彩灯映照下的四周,只见绿树参天,草坪如绒,沁人的花香阵阵袭来。美丽的国庆之夜,让我总是无比心动,充满爱恋。沉浸在国庆的灯海中,我为新中国走过75周年的辉煌历程而欢欣鼓舞……星月同辉,夜风轻柔,到处是一片灯海的轻轻呢喃。从星星点点抑或连成一片的灯海中,我要深情地道一声:祖国,您好!

又名国漆、生漆或大漆,是一种优质的天然材料,有防腐蚀、耐酸碱、防潮绝缘、耐高温等效能,至今没有一种合成涂料能在硬度、附着力、耐久性上超越它。之后,在一些创业创新比赛中也接触到做古家具雕刻,或修复,或修缮行当的选手,从他们那里也获得了更多知识。原来古家具所使用的生漆是一种天然材料,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质和物理特性。而现代合成涂料则往往含有不同的化学成分,这些成分可能与生漆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涂层不均匀、起皱,甚至脱皮等现象。特别是经过多年的使用和自然氧化,表面形成一层独特的包浆和纹理,这是历史价值的展现,也是艺术价值的体现。对翻新与涂刷的感悟、醒悟到顿悟,让我对书房桌有了更多的期许与遐想。初而成品的手房桌漆水,年代的风雨尽管让它有些许失落,但光芒依然,神形依然,价值依然,这是一种现实又是事实。如同我们的人生,“三岁看到老”,自小习性、秉性、品性的养成十分重要。在更新的同时,也要善待旧物。于此,物件也好,人生也罢,价值往往在于不迷失自我。

七夕会

但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竟与土地生分起来。喜欢宅在家里,喜欢端坐在办公桌前,好像这些地方才是所谓都市人的最佳归宿。即便心血来潮要去踏青,那一定是带上时髦的帐篷,精挑细选一片干净的草地铺上防潮垫,小心翼翼地端坐在上面,以为那就是亲近土地了。结果一只青蛙跳进来,一帐篷的人都惊叫逃散。这一个“装腔作势”的人被彻底打回了原形。一天,女儿在海边沙滩上挖起了贝壳,她挖得很认真,绝不错过任何一枚美丽的贝壳。我们也饶有兴致地加入其中,一家人一起挖贝壳,直到傍晚涨潮,海水淹没了我们的沙滩。我们在“战利品”中挑了最美的三枚贝壳带回了家,这些贝壳至今还放在案头,宣示着那个下午,我们曾经与土地如此亲密。动画片《小猪佩奇》每一集的最后一个个场景必然是大家一起“跳泥坑”。泥土还是那样的泥土,只是我们端坐惯了,放不下身架似的。但是,人确实需要“肆意”的刹那,即便到泥地里跳一跳,哪怕打两个滚,那又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呢?

旅游

旅游

旅游

夜光杯